

寄園寄所寄

奇園奇所詩卷二

漸岸趙吉士恒大憚

受業

丁廷樾駿公

男

景從

于漢翔章雲

孫繼棟

全訂

鏡中寄

忠

孝

悌

義

正氣

廉介

寬厚

見色不亂

寄園主人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必聖人哉曰夫
賤士一念所結亦可感風雨召鬼神但有純與不
純之別耳載籍文史何一非爲人振勵綱常述傳
而不墮于腐談傳新而不落乎習見居今之世引
古之道所以自鏡也烏能緩耶

鏡中寄

忠

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鞠躬盡瘁。僅完得吾性分。固有耳。徒爲富貴利達謀。必爲身後聲名計。皆目之曰忠。然乎否。

蘇人范文從。仲淹之嫡派也。洪武中拜御史。忤旨。下獄論死。太祖視獄案。見姓名籍貫。遽呼問曰。汝非范文正後人乎。對曰。臣仲淹十二世孫也。太祖默然。卽命左右取帛五方來。御筆大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二句。在上。賜之。諭免汝五次死。人感上之仁。而與賢者道澤之遠。朝野紀畧

建文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
文皇至金川門。平還守禦。遂拒戰。平善鎗。鎗及御衣。當
脇洞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
就擒。繫於軍。其日上駐蹕於鼓樓。翌日克城。上卽位。又
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將如何。若鎗及膚。則
無今日矣。平對臣欲生擒陛下。故止穿衣耳。上曰。父皇
養如計人。止得此小廝。乃令守北平。全上

李獻吉爲戶部郎。以上書極論靜寧侯事。下獄。賴上恩
得免。一夕醉。遇侯於大市街。罵其生事害人。以鞭稍擊
腫其面。侯志極。欲陳其事。爲前疏未久。隱忍而止。獻吉
後有詩云。半醉唾罵文成侯。蓋指此事。堯山堂外紀

于頃所夢靈異。人人能言。蓋忠烈之氣。千古如新也。陶
太倉王相公錫爵。以子病往祈。忠肅見夢曰。公是當朝
宰相。奈何問我。太倉曰。非爲朝事。余一生不作辦事。
而兒病如此。是何罪業。忠肅曰。公記得客一單名帖。失
活二十七人之命否。太倉默然。醒來終自狐疑。盡浙商
漂至。巡兵執以爲盜。衆皆憐之。請於太倉。往解。不應。又
請一單名帖。投兵道。終不聽。一舟二十七人。不勝拷。皆
死。太倉矜名節。守之最堅。故雖知其冤。終不爲救。然力
可爲而不爲。則神國已存案作罪過矣。湧幢小品

海瑞以南京都御史卒於官。僉都王用汲入視。葛嶺散
簾。有寒士所不堪者。歎息泣下。啓其篋。僅十餘金。士大

夫。鍊金爲殮具。士民哭之。罷市者數日。喪出江上。簞食
悲漿之祭。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作詩弔之。曰批鱗直
奪比干心。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
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根。說與傍
人渾不信。山人親見淚如傾。座不籍

嘉靖初。因賊亂。割淦之半爲峽江。練子寧舊居三州。實
隸峽。峽人請祀之。淦人與之爭。知府劉琦許兩祀俱存。
民始安。至今百餘年。廟享不衰。述史

御史馮恩。以劾汪鋐。方獻夫。張孚敬三人。姦邪不測。乞
斬之以應更新之象。上怒逮訊。鋐等恨之入骨。朝審定
讞。論斬。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請以身代。皆

不報甲申冬將處決行可乃於長安街刺血書自縛詣
闕號哭請死通政司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上動容曰
忠孝乃出一門耶其賁之因得減死改戍雷州遺愁集
安陸州故有岳武穆祠爲十八景之一世宗龍飛升州
爲承天府營造官殿祠遂湮廢揭脣中守衛杜正茂創
與岳廟取爲周垣之用恰相當於城西關土下多積石
最後得一碑出而洗之光澤可照遠望之有人影甚衆
其一奇偉黧腹簇擁而過如此經日衆歡呼以爲武穆
靈形也入夜役卒守之見一偉丈夫躍出騎白馬冉冉
乘雲而上從者數百遙見天門開一人袞冕迓之而入
守者驚伏不敢出聲比明碑上題一詩云北伐隨明主

南征拜上公。黃龍已盡醉。長侍大明宮。俄震雷大雨洗
去。一秀士錄之。余官南雍。其人入監。出以示余。味之。則
武穆已轉世爲英國。酬此願矣。大約明神再生。必有奇
蹟。終以兵解。故英國卒終於土木。客有言英國面白而
肥。與魏公徐鵬舉相類。徐之生。夢武穆到家云。當受汝
家供養。則武穆在我朝。殆再轉世矣。湯曉小品

天啓中。魏忠賢弄權。假作逮嘉善科臣魏大中。道經吳
門。吏部周順昌時家居。出送之舟次。言詞激烈。因以其
女許字其孫允桡。事聞於忠賢。亦遣緹騎逮之。順昌居
官嚴介。言笑不苟。素爲士民所重。及聞開讀。觀者數萬
人。群謂緹騎曰。周吏部如此好官。是朝廷忠臣。不過作

魏太監耳。如何被逮。緹騎叱衆人曰。速割若舌。卽魏上公逮人。汝將奈何。百姓憤然群起曰。吾謂天子詔耳。若魏太監。如何逮得人。遂群起擊緹騎。斃二人焉。時往浙逮黃尊素者。舟泊胥門。勢張甚。百姓并繫之。遂遁去。巡撫毛一鷺。魏黨也。幾興大獄。幸按臣疏稍和。得邀寬貸。捕顏佩韋等五人斬於市。吏部竟死於鎮撫獄。崇禎立。諡吏部爲忠介。敕坊爲清忠風世。收葬五人於半塘。吳太僕默題曰。五人之墓。塚木森然。豐碑屹立。過者無不敬歎焉。道慈集

江蘇巡撫湯公斌。睢州人。以康熙甲子薦任。未期年。蘇城之業馬弔紙牌者。甘心改業。曰巡撫禁賭。人人革心。

謹復需此乎。石湖上方山有五聖廟。素靈異。男女奔走如狂。公命沉之於湖。疏奏盡毀天下五聖廟。內召同京父老寒雨岸。髮聲震天。夫人山署時。有破被絮墮地。滿司某公偶見。爲之涕泗。嘯虹筆記

鏡中寄

孝

百行莫先於孝。本源固則掀天揭地可次第舉矣。若割肝剝股。固不在旌列。然亦必聽其自爲。嗚呼。誰非毛裏。能不惕然。

周琬。南京人。父知滁州。以疑獄論死。琬年十六。叩關請代。父刑明。太祖少之。疑爲人所教。曰。牽去砍頭。琬顏色自若。乃害其父死。戍邊。琬復請曰。戍與斬等死耳。父死。臣安用生。願早就戮。上怒。命縛至市。琬色甚喜。行刑者曰。死足樂耶。琬曰。以死免父。胡爲不樂。上察其誠。赦之。親署於屏曰。孝子周琬。尋授兵科給事中。臣鑒錄

方正學父克勤。洪武初爲濟寧州。有誣以擅用倉中炭
葦者。被逮。正學上書政府。願以身從軍。贖父罪。不報。竟
謫江浦。會空印事起。吏又誣及克勤。正學復草疏。將伏
闕訴之。而克勤沒於京師。論者謂正學平生。臣子兩遂。
忠孝並弘。正堂叢語

洪武初。詩人丁鶴年。西域人也。常卜日莖其父。霖雨十
日不止。鶴年仰天悲泣。翌日雨止。羣輩雨如初。兵亂後
失母墓所在。悲慕深切。夜夢母告其葬所。鄰人韓重者
亦夢焉。卽其地求而得之。見母屍。正中一齒如獠。復嚙
指滴血試之。良驗。遂改稱父墳。其誠感如此。人呼丁孝
子。陳學東

慈遠歷官至大司馬。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勝衣。曰
吾少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臣鑒錄

顧薇字子芳。事父倫母李。以孝稱。李歿。刻一木母奉之。
日三上食。出入必以告。豈如其母。對之乎。晚母休時。一
夕木母忽作聲呼顧薇。家人盡聞之。相傳驚笑。母棺在
堂。隣火延燒。將不救。薇伏棺大慟。火忽飛越。免。後事繼
母盛如其母。海鹽縣圖經

王賓字仲光。長洲人。七八歲入鄉校。歲冠。自唐虞三代
以降。漢唐宋元。上下數千百年。中間聖經賢傳。諸子百
氏。陰陽曆數。山海圖經。兵政刑律。與稗史小說之書。該
覽貫穿。問無不知。於醫學尤精。不肯與富貴人醫。里巷

貧窶及方外士求醫者。趣往診視。施與藥餌。貌甚癯。又以藥點其面。及肘股。皆成瘡。髮兩角。短布衣。芒屨竹杖。行市井間。或箕踞道旁。露兩肘股。爬癢。時人見而惡之。縉紳知其賢。亦莫敢引薦。仲光殊自得也。平生不娶。奉母極孝。郡守姚善賢而造之。隔門語曰。勿驚老母。踰牆逸出。他日却騎從。獨候門下。始接焉。據坐受拜。若師命。子守欲薦之。終不敢發言。年七十。先母而卒。病革。抱母不舍。死半晌。復甦。連呼孃孃。方絕。葬後。夜二鼓。室中曳履拄杖。連聲呼孃孃。母應之曰。我在此。復曰。孃孃。兒舍孃孃不得。母痛哭。既久乃息。列朝詩集

臨州府連江縣倪神保。幼失父母。與妻林共疇終。人求

得木一本兩枝者。刻二親像。奉侍。遂入石芹山求之。見
二木相對。拜祝曰。果可刻吾親像。木當自動者三。祝畢
木果三動。卽取歸刻之。旣成。夫婦謹奉。溫涼告面。一如
事生。里人嘉其孝誠。白有司旌獎之。東學叢書

趙某無子。止生三女。及笄。因親老。俱不肯適人。朝夕奉
侍。親終。三女躬舂舂。築墳丘高三十尺。周圍二畝餘。女
各植柏一株。至正德年間。夜有盜樹者。樹將斷。斧聲徹
村墟二十里。聞之。人以爲異。今祇存一株。園境以孝女
墳呼之。平遙縣志

新安烈節最多。一邑當他省之半。而休寧孝女胡壽
英。因兄凶。乃孝養父母。終身不嫁。至六十而卒。塋二

親側。尤稱奇女焉。

臨潼醫生張應佩。父母相繼歿。廬墓六年。夜有盜呼曰。張孝子。君是好人。我有所贈。及旦視之。綿布一束。應佩白於官。不受。長安馮恭定公爲立傳。陝西通志

安吉嚴姓者。以罪戾遠陽。去後。產遺腹子。年十六矣。居常涕泣。毀瘠。母問其故。曰。兒思父也。遠陽不在天上。兒願徬往尋覓。母從之。爲具行裝。令一僕與偕。半道度險嶺間。察僕色動。疑之。因好與語。而急發其袴間。得利刃。僕懼奪刃。因乘便勢刺僕中腹死。自是擔囊獨行。抵遠陽。徧尋父不得。而涕常盈襟袖。人因憐之。有丐者過門。飯常不給。則行乞於市。孝子視其貌頗類已。因詢其家。

世名字皆合。實父也。輒長跽抱泣。舌舐其垢。扶將上堂。或戲指之曰。此而父也。其人無衣。以蓆蔽體。卽役於官。洗沐着綳。觴豆通進。親奉七箸。窺者盈戶。皆爲感泣。數日着敝衣。身代力作。衆悅其孝。爭爲代備。居月餘。散金諸徒。營子母錢。爲久計。衆益德之。而已負父從間道遁去。久之始覺。或欲追之。衆曰。還則明歲倍償金矣。何追爲。歸家雙白偕老。至大蠶。耳菜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畧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終夜飲酒歸。其翁倚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曠。必先告歸。菽園雜記

諸大殺修撰滿考。是時生母陳與後母金。金在邸。而制
不得兼封本生。則疏請貤封。肅宗許之。當庚申春。乞假
奉兩淑人歸。陳淑人卒於途。制又不得服本生。而公衰
經疏水。竟三年。然後赴闕。則闋假限兩歲矣。當事者矜
其情。爲請於上。凡爲人後者。皆得服其本生。著爲令。嗣
是廷臣得貤封。及服本生者。咸推公錫類云。玉堂叢話
沈青霞君鍊少時。君父翁睽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
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爲供具。長跪請歸其父翁。
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慟。亟命歸駕。翁
嫗相敬如初。徐文長集

林天祿者。年十三。以割其肝。愈母疾。無何天祿亦隨其

母逝。復有黃道祿者。母有疾。剖肝奉其母。疾旋愈。與天祿事同。其年齒差相若。然尤有甚焉。道祿之父。後其母二年。忽遘疾。以啖其童子肝。疾亦愈。適遇臨海大中丞王公行鄉約保甲法。整飾甚具。民間有歟。慝。罔不報聞。於是三老率更以狀請中丞公。謂其孝可風也。亟大獎賞之。用騎樂導行閭井間。割編籍之羨金以餼之。曹能

始集

王生世名武義人。父良爲其族俊毆死。已成訟。而傷殘父屍。復自罷仇。從族尊耆之議。割畝以謝。則受之。而歲必封識其畝。值藏之。人不知也。仇以好來。亦好接之。不廢禮也。而已陰鑄劍。鏤曰報仇。自佩矣。其繪父像。亦

繪持劍者在側則已也。人問之曰。古人出必佩劍也。凡四五載得遊泮而兼抱子矣。始謂婦曰。有此呱呱。王氏之先不餒。所以隱忍而至此者。正有需也。今固死日。上有太夫人。下有嬰兒。責在汝。遂仗劍出。斬仇頭於蝴蝶山下。歸拜母曰。兒死父。不得侍母膝下矣。盡出其所封識之值。及劍。自造縣請罪。是日邑中無不人人髮豎者。尹陳君傷之。令且就闕室。以聞於諸大吏。諸大吏以屬金華尹汪君大受。決之。汪君廉得其狀。益用惋悼。曰。法必觀其父屍。父傷重。則子罪緩。蓋欲生之也。生曰。始惟不忍暴殘父屍。故自死。不然。仇死耳。豈有造罪彌天而復失初志者。何愚也。今日宜自殺。造邑庭。來受法耳。俱

母恩未斷。新歸別母。汪君從之。歸而身隨之。猶欲伸法。如前議。生友兩邑諸生數百人。皆慙慙之曰。必如議乃生。已不食。觸堦死矣。兩尹皆爲下泣。諸生哭聲震天。當生之飲恨於嘻笑而誓必報也。他人不知。婦俞氏獨知之曰。君能爲孝子。妾能爲節婦。生曰。女何易其言耶。婦曰。安見女子而非男子者。及生且死。已欲從地下。生曰。已屬汝堂上。畏中矣。何死爲。婦曰。爲君忍三歲。逾三年。非君所能禁也。逾三歲。婦果絕食死。始其家欲以生柩歸窆。婦不可。至是以雙柩出合塋焉。直指馬君以其事聞於朝。至下旌門之詔曰孝烈。耳談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於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

寄園寄所寄卷二

卷中寄孝

上。俄且死。妻子毓俊甫八齡。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小布袋藏麵食魚肉。乘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於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座右編

崇禎乙亥元夕。流賊犯鳳陽。已及司李南昌萬文英之署。急索李官安在。公子元亨字爾嘉泣謂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索官何爲。我乃官也。賊遂厲色脇之。公子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命旁賊加刃。公子死。賊以爲此官也。遂置文英而去。道然集明人李陽曉。海豐人。事母孝。春日爲村裝纔母夫人。負

之背。迤邐花叢。歡娛竟日。母終年一百四歲。長山大司
寇李化熙亦以老母在告。嘗侍世祖於便殿。上以
孝諭羣臣。化熙趨進泣奏曰。臣有母老。願乞終養。上
不能屈。遂允歸。康熙壬寅。太夫人九喪。親友拜祝。太夫
人答拜。無衰容。又八年己酉。公薨。又四年癸丑。母夫人
薨。壽年一百一歲。嗚呼。司寇以母老歸養。乃不能葬。親
而反爲親塋。終養之私。亦鬱鬱地下矣。上賜建百歲
坊。標曰一品百齡。鄉里榮之。前有楊母。後有李母。皆忠
小史

祝世喬。字子遷。江西人。方襁褓時。父神谷遠遊。久未歸。
世喬年十五。獨行尋父。歷楚及秦。數瀕危殆。先是楚有

楊某者。德神谷療其疾。思報之。及見世喬。亟欲妻以女。世喬泣辭曰。父尚未見。敢言妻哉。遂辭去。而秦西山高地寒。值嚴冬。數疾無完膚。自分必死。久之乃遇父於鞏昌西和縣。父子相抱而泣。觀者咸爲酸感。奉父至高陵。始卜室焉。世喬雖在窮途孤旅。讀書不輟。遷入黌宮。後以選貢授南康通判。佐郡有聲。移家隸籍咸寧。陝西通志

徐如珩。仁和人。性至孝。母抱危疾。不可救藥。如珩焚香告天。剪左股以進。母曰。此藥有味。再持來。而如珩已昏暈不能舉手。妹憐之。割股如其兄以進。而妹更痛楚。且慙矣。母曰。有味。再持來。妻楊氏割股如其夫以進。母曰。

只此足矣。病卽愈。

司馬錄

吳次魯。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彥自念孱弱。欲父更舉子以爲宗祧計。請於母。母語次魯。魯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爲。母子乃私罄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醫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乃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魯知之曰。我旣爲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吾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畱其妾。且實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愈。平復如舊。復得子。庄右編

汪存。歙東關人。事父極孝。常隨父商舟歸。宿邑之汝灘。天未明。父捨舟先歸。人言前路多虎。存不待飯。冒雨雪

追四十里。始及。父果遇虎山陬。存立告天曰。願虎傷已。毋傷吾父。虎遂去。續耳談

尹童四孝。歛上壽。尹氏子也。長夢炎。次夢昌。次夢呂。最少者曰夢友。俱爲童子。母病瘵。四子哀號累日夜。炎昌乃謀藏小刃。私語弟縛臂。令代之割。皆曰。均母也。有一不割。是可忍也。惟友少。可掩而圖之。友不可。謂兄公先我割。我乃無號。遂伸臂交割。夜寂無聲。凌晨炊一糜。投臂肉其中。母飲而甘之。父旋覺。加詈焉。路人皆爲流涕。耳史

高起鳳。陝西淳化縣生員。家貧甚。崇禎五年二月。流賊至。擄其繼母秦氏並妹荆媼以去。生卽馳赴賊營曰。吾

父年高。倘必奪吾母與妹。則吾父不保。賊曰。得二馬贖之。生竭蹶求得一馬。賊止還其母。乃與妹訣曰。我去。汝卽死。賊聞之。遂遮道不放。欲并畱爲書記。且曰。汝能勸妹順我。當惟汝所欲。生大罵不從。賊攢刀挫殺之。於是百計誘脅荆媧。媧義不受辱。大罵求死。賊悅其色。猶不忍加誅。割髮裂衣以恐之。媧略不動色。仍罵不已。遂被殺。時年十六。其父高一金收屍瘞之。巡按吳牲疏請表揚。

崇禎長編

鏡中奇

悌

花底啼鶯天邊分雁雖賢者亦復不免古人謂
孝衰妻子於親且然況手足乎最下免閭閻進
而推產進而同居至數世十餘世斯爲得之

齊建元中旌表武陵范安祖五世同居元張闔延安人
八世同居家人百餘口無間言日使諸婦女各聚一室
爲女工工畢欽貯一所無私藏幼穉啼泣諸婦見者卽
抱哺不知其孰爲已兒兒亦不知其孰爲已母也蘇
花綱十一世同居傳至花時發克其家旌爲教授蘇纂
花德初字孟仁奉化人四世同居百口共爨子二人從

寄園寄所寄卷十

年十一人。以其資產均分。全上

余兄端宰撫寧時。有楊氏三兄弟。長年九十二。次八十七。其季七十九。同氣和睦。未嘗分釐。兄嘉其義。延之賓筵。一時傳爲盛事。休邑明經汪紫沅。暨弟汪晨。俱到。雙臂調父藥。康熙壬申冬。晨病。其七弟日昂。復割股肉烹藥進晨。無効。時治轎車。八弟日昇。卽以匠人巨斧。斫中指烹藥服。晨終不治。里人咸謂以弟救兄。血性真摯。前人所無。

洪武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少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人囑兄命。上疑其非誠。許其代而陰戒

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卽赦之。二八歎然延頸待死。既弗果殺。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案書

明初休寧汪彥光彥禮兄弟。翁睦光五男。禮僅二男。父遺。彥光析箸禮曰。吾兄弟平分。吾兒信有餘。五侄薄矣。謂七分之。里人高其義。居家金鏡

鄭濂浦江人。自其七世祖琦教子孫。率訓唯謹。世其居。不別籍。人因號其里第曰義門。太守旌之。賜以扁曰天下第一家。至濂傳已十一世。太祖卽位。聞其名。召至京。問之曰。汝何名天下第一家。對曰。臣合族共爨。已八九世。本府知府以爲可以激勵風俗。遂建造牌坊。而賜以

扁名。然實非臣所敢當也。上曰。汝家食若干人。對曰。一千有餘。上曰。一千餘人而同居。世所罕有。誠天下第一家也。遂遣之時。馬后於壁後聽之。太祖退。后謂曰。陛下初以一人舉事。致有天下。鄭濂家致千餘人。使其舉事。顧不易耶。上驚悔。卽命中官復召入。問曰。汝處合族。亦有道乎。對曰。無他。但不聽老婆言耳。太祖大笑。趙河南進香梨。遂以二枚賜之。濂以雙手擎梨於首趨出。上命一校尉矚之。至家召族人立兩傍。命叩首謝恩。分食之。使者還報。太祖喜。復有人懇其家與權臣通。上曰。弊門無是也。誣之耳。金華志

弘治中。吏部尚書王與奏臣例當廢子。然長子沂。明中

進士。次子洛年幼學淺。惟姪廩膳生澄。粗已成材。乞送監讀書。從之。文獻通考

沈奎子騰蛟。能孝友。奎晚生于騰龍。析箸不及蛟之半。使之父事蛟焉。奎卒十年矣。一日蛟召龍飲。割已之半予之。妻子不知所出。徐曰。此吾先君不言意也。海鹽志

畢櫟爲四川廉察。有兄弟爭財者。櫟呼其兄弟三人。以人乳食之。訟者感泣而止。又馬恭敏公作守。有兄弟老而爭產不休。公取庫中一大鏡。令兄弟同照之。見面龐相似。鬚髮各皓然。悟而泣。交相讓出。臣鑒錄

上海劉銑坐法被繫京師。其弟鈍。陰祈守者代兄。令得一見家人歸死。鈍旣代而銑歸。給其父母云。已得赦歸。

鈍以客死。鈍繫而兄不至。士大夫皆知其冤。爲餽飲食。久之赦歸。扣門。家人驚以爲鬼。母泣曰。兒餒欲求食。吾自祭汝。勿怖吾也。鈍哭。歷歷具言不死狀。乃納之。銳聞逸去。鈍生二子。玉瑛。瑛進士。建寧太守。玉子襄。汀州通判。襄子兆元。懷慶推官。勇懷小品

連江楊氏。六世同居。旌義門。有韓崇者。承其後。尤孝謹。子孫互相乳哺。家雞化之。互哺其子。初年七十餘日。季年倍之。用儉以裕。構宅三十六年。無哭聲。僅一老婦人歿。崇率子弟拜禱。須臾死婦復活。活十二年卒。家無他者。四十八年矣。崇卒。年九十一。卒時。里有鼓樂聲。有夢請公爲福寧地主者。連江令章武聞其義。去七十里。行

至其家視崇。崇在田。子孫兒童出見。武賜楊梅食之。羣兒班立。序啖。惟謹。雖至少者不紊。武歎美而去。全上

隆慶年間。潞安府長治縣民。仇火仇塙等。一門合食。六世同居。一世仇鶚。二世仇朴。三世仇勳。四世仇堦等。五世仇承教等。六世仇崇儒等。男女數百。悉聽其長約束。巡按賀一桂題請旌表。全上

余幼時。一遊方道人。趺坐館門化齋。呼余曰。汝來。汝富貴壽考都有。但聯眉。兄弟不和耳。歸拔之。旬餘。復長如初。子囚拜首誓天曰。兄弟不和由我。我終生敬愛推讓。安有乖戾。跪泣再拔。此後眉永不聯。

水部張克文。隆慶丁卯。與弟計偕至桃源。弟病革。未殮。

恍若有神繞舟呼曰。是人且不死。關公以王孫友愛。故來報爾。水部因昇弟屍。徙置野廟中。走禱關公祠。五日。屍尚不變。凡十有八日。復甦。水部名克文。戊辰進士。終比部郎。弟名堯文。癸未進士。任衢州道。新金縣志嘉興殷原善。兄叅政近仁。夫婦卒廣西。所遺三男一女。原善至壯不娶。以身撫諸孤。親友問之。原善曰。娶爲後也。有諸孤在。娶復何益。彭比部集

河北三山陰人。弟出採薪。虎突至銜其首。兆三呼號奔救。以條繫虎。虎遂舍之去。弟乃得生。兄弟爲樵十餘年。稍有所儲。兆三曰。我老矣。當爲弟娶。以延宗祀。若有子。卽吾子也。於是弟遂娶生子。而弟死。弟婦悍。不能奉事。

其伯兆三不免凍餓亦無悔云。

湧幢小品

鏡中寄

義

匹夫匹婦一節可傳。君子多之爲其足風世也。古道日遠。誰爲中流砥柱。雖解纆傾貲。好行其德。要亦未可嫻而輕之。

方孝孺在宋濂門爲高弟子。濂後貶蜀。每私居念及。或見其手跡。或談及濂事。輒涕泣。旣官。冀中其家不能存。言於蜀王。厚撫卹之。墓在楚。每舟次夔。必往祭墓下。慟哭移時乃去。玉堂叢語

天順八年。流賊攻城。教諭鄭厥。訓導陳普。家屬爲賊所擄。諸生溫亮泣謂同列曰。平日所讀何書。忍令二師全

家被擄乎。同儕陳敬慨然。罄家資得二十餘兩付之。亮誓獨行。四晝夜。方達賊所。賊脅以危言。亮不爲動。竟得二師家屬而歸。清遠縣志

夏相國言。六十未有嗣。崔夫人者。河間良家女。事公有孕。而公被禍。初公出幣。與縫人趙金五製衣。展幣得金一笏。獻之。公嘆曰。縫人賤工也。乃有十君子風。遂錄於門。令司公服。崔夫人將就館。私計曰。相國禍福未定。倘生男。必有嫉我者。諸僕中。金五爲衆所推。知其可托。出黃金九兩。銀五十兩。謂之曰。相公一縷之幣。在吾腹中。幸而生男。不能保無妒者。爾其慎爲之。持金去。金五本三門里人。與其叔趙七。四二。預置田租三十石。牛一

具爲保育計。及孤兒生於忠禮書院三日。張氏馬氏稱欲抱視之。自書院携入城中行館。以糝末塞其口。不死。以絮塞其口。又不死。前有益池。棄水中以去。幸水淺。不能殺。金五乘間竊出。紹曰死矣。私置僻處。以米汁飼之。又以棉裹核桃膏置口中。以防其啼。越三日。付其二叔。接抱以去。報曰死兒埋矣。諸妒方相欣慶。子旣出虎口。趙氏之戚程念七妻董氏乳之。越六月。忌者方覺。大怒。召金五以必殺兒爲約。責限以須。私與程夫婦商其事。二趙亦來。五人相向泣。共謀曰。此有徐念八者。誠厚人也。無子。而生女又死。遂以孤托之。由是隱秘愈密。金五又反命曰。吾殺兒。盡奪程氏乳資。租牛歸矣。忌者遂信。

之。在徐四年。徐病死。妻將他適。勢不能俱。遂送入清涼寺爲僧。久之。趙四二知事難終。畏。自出峯首。夫人曰。此吾家事。何用煩官。乃召其支屬長老中。陽公而下四人。外黨葉吉。周洎。府縣庠儒。不期而會者三十餘人。越二日。先後預知接遞。及乳母程董皆集。里排胥史。隴城內外閭而至者且萬人。衆口同聲。自相申辨。旣見孤曰。兩耳頤頤。相公也。體格動靜。崔夫人雖死。夫人父則存。何其貌之似也。是日三門里。趙徐祝三氏。雜居人民。初送投清涼寺。耆老九松而下三百餘人。皆從兒入。見肥公。遠近相集。闕塞街巷。爭先稱快曰。相公復生也。肥公曰。異哉。鬼神之前知也。疇昔之夜。吾夢城中簫鼓喧闐。鼓

送殷元。披錄視之。狀元名道先。其父前科進士也。因問
子何名。曰尚未名。觀公曰。卽以夢中字命之曰先承。從
其序也。其時孤年十有五。保孤記

王環者。曾石塘銑之僕也。銑臨西市。作詩曰。袁公本爲
百年計。晁錯翻罹七國危。功雖未就。其志可哀。環滄州
人。本回回種。虬髯鐵面。負膂力。善騎射。曾聞其勇致之
幕下。俾教射。被逮時。泣謂其下曰。上怒甚。死自吾分。顧
吾妻子奈何。流落邊鄙。爲溝中瘠乎。環聞亦泣曰。公無
憂也。某力能致之歸。曾旣被刑。妻子安置城內。環乃以
小車載夫人。與其二子從間道去。環曰。則具湯粥。夜則
露宿邸舍外。間關數千里。不懈。後遇赦歸。維揚。酬之金。

帛不顧而去。環能書。給事陸錦衣家。陸遇之厚。改給事朱錦衣家。以壽終。湧幢小品

金養者。王華僕也。嘉靖中。倭寇至。華族女婦數十人前。邀賊望見。遂之。衆大窘。養麾之曰。主第走。養能捍之。卽扼橋格賊。自及如林。獨以孤挺出入死關。良久始生。而主人遠矣。王氏旣免。思養功。欲祠之。而竟不果云。今上張禮。劉養正之僕也。養正方與寧庶人密謀。禮心憂之。常于屏處哭諫。不聽。有方士言長生者。館養正所。養正北面禮信之。夜定。僕走其所。叩頭言。願有請。其人曰。若豈欲方術乎。對曰。非也。因流涕言。今吾主與寧藩通。異日必及禍。禍不小。而諸人無能爲言者。今獨信先生。竊

觀於往來。爲主所禮敬。無踰先生者。殆天以先生悟吾
至也。願先生爲一言。毋附寧。其人乃大驚。晨起去。不知
所之。後養正死獄中。禮收屍葬之。爲木主。懷以歸。尋簿
錄養正家。禮願從。史逐之去。曰。我主母。乃行。吾家人安
得去。徒跣京師。餽其妻獄中。妻死。奉屍歸。合養正葬。歲
輒上冢。哭而祀之。全上

石首王之誥。與張江陵連姻。覩其目橫力辭歸。江陵籍
沒時。眷屬閑一空室中。橐篋不至。公獨載一舟。實薪米
魚菜以給之。曰。彼有罪與否。我不敢知。聊以盡姻戚情
耳。是時衆方掉臂不顧。公獨拳拳如此。道愁集

明吳寬爲修撰時。有同年賀恩寢疾。將不起。欲易質。託

於公之旁廡。公卽掃室請遷。及卒。奉殮於中堂。使子衣
衰以答弔者。又故人之子。有事於京者。書記公主之。久
而有疾不起。爲棺殮。及殮。帳有輸官銀若干。盡喪於娼
家。公爲如數償之。遣人送喪歸。又尚書徐晞。少爲工筆
吏。縣有卒伍補謫發。誤勾攝。欲公脫之。夜飲公于家。以
他事出避。其妻有美色。令勸酒以悅之。公不留。明日抱
案已脫勾。且語其人曰。吾昨歸。恐汝疑故速致此。鄉人
服之。後爲兵部郎中。一員外郎。每於吏必慢罵。遇宿署
待公不爲意。其人卒於官。親爲殮。且厚賻之。數年因其
邑令。照拂其家。公之子以廕官尚寶孫中書舍人。亦致

通顯。

客中閒集

涇陽王者佐中萬曆癸卯鄉試任高陽知縣曾遇福建人黃胤卿被盜劫哭泣欲死者佐凄然憫之賜銀二百兩國初黃賓卿爲遊擊鎮守江口而涇陽陝西商人四百名時以爲賊命賓卿殺之賓卿感者佐之怒不忍殺其同鄉盡釋之後四百家俱登門謝又有韓霖貸銀伍百兩因霖死遠鄉櫬歸焚其券柩前陝西通志

陸孟昭送客出門偶見丐者於道孟昭熟視令人引進語友人曰此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卽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沐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辭去孟昭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卿以此爲生毋浪費也世鑒錄

閔象南爲德。多自隱諱。或假名他人。江西暨浙江。遭變亂。婦女橫被掠奪。建昌一府。至八萬人。聞丙辰秋。有山陰善士虞心影者。奉當事命。挈難婦八十餘口抵揚。募人贖之。象南捐一百六十金。以倡衆。衆得百餘金。卒事。餘十三人。贖無所出。象南偶值其姻已君雲。扶於浴堂。因募之。立捐二百金。十三人者。夫婦皆得全。其八十餘人。象南皆陰給錢米。俾存活。人罕知者。魏叔子文集

金陵江某。養豪俠。不擇交游。忽爲叛案所供。被捕獲。武進許新字頴長。上元諸生也。素與江善。欲救之。曰。子所犯。非凌遲。卽斬。吾不忍子。吾弟保子不入繯纜。子急逃。居卽坐罪。亦不身首異處也。江果逃。後追保人入官。官

曰。生員不知其謀叛。一時誤耳。官亦義之。果得不死。事解。見江無德色。樵鄉集

京師魏孝廉琦。與山東毛相國東堂。公交最歡。當相國歸。寄箱二隻于家。孝廉卽命置堂廡下。亦不知所貯何物。至十四五年。相國卒。孫來襲蔭。始索之。問箱在何處。孝廉指廡下示之。孫意棄擲若此。必無長物。旣發。內貯金千餘兩。亦有劄記其數。並謂出俸賜之餘。無不大駭。孝廉曰。若知內有此。卽置秘室。吾臥不穩矣。耳談

孫明。丁尚書汝夔之僕也。尚書坐事斬西市。仲子懋正謫戍遼陽。明從焉。居半歲。懋正死。無何妻復死。遺一子。方五月。明日夕涕泣。抱兒往村媼丐乳。或市牛羊酪哺。

之。每監司行部至。輒哭訴冤狀。淚盡繼之以血。當事者憐之。爲脫其籍。得歸。閉關數千里。盡負兒且行且泣。乞寧已不食。不令兒餒也。夜宿。輒擇溫燥與同臥起也。間月始得達家。事兒如事主。仍追理其遺產。爲族戚乾沒者。白之官。出入具一尺籍。及長。悉以付之。仍孑然一奴也。見各繼志。得爲邑庠生。明以老壽終。前漢小品

丹陽李某。市販人也。與生員賀蓉薦交。賀有僕素無賴。俱罪走投閩藩旗下。藩移檄江南撫院。追僕妻并証。以附寄財貨若干。實無有。賀驚惶無措。平日知交不一視。李獨往省慰。且爲賀決策曰。聞閩藩朝覲回。道京口。須覲於之。乃解耳。賀書生素懼法。辭以不能。李慨然自任。

曰我當代君。遂具呈以油紙束于腦。伺江口。藩巨艦過。今大呼冤者三。不之采。遽躍洪濤。藩命撈起。知其訴冤也。怒喝曰。何不控有司。遂鎖之後艘中。李素工琵琶。善小曲。適藩下侍衛羣聚酣飲。挾箏琶彈以侑觴。李曰。我頗能此。何不解我縛。爲諸君奏一曲。從之。音調淒鏘。可以泣鬼。衆大喜。以觴觴之。訊以何言來訴。告之故。遂爲代白之藩。藩曰。易易。當與僕來正之耳。李哭訴曰。今事在撫院。差役臨門。奈何。藩憫其情。遂作檄付之撫院。事得解。絕口不言勞。務齋集

鏡中寄

正氣

宇宙人類所以不絕者正氣在耳依阿取容奸
慝幾起遂使日月蝕星辰晦誰之厲歟氣之正
者片言可以扶坤維一往可以迴造化噫嘻卓
哉

明初劉長史璚嘗以使至燕王與之奕劉勝王曰卿獨
不少讓我也對曰可讓處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璚何敢
讓

庶右編

况鍾在蘇州興學禮士儒生貧寒者多有所給於是爭
獻詩郭亮獻二十首鍾獨稱賞欲薦其才於朝有以匿

有書數卷。過失。潛掛於府治大門外者。鍾得。勸嘆曰。彼欲沮吾薦。正欲速成亮名耳。遂奏亮才學可用。召試授吏刑二部司務。轉監察御史。慈寧通探

湖州慈感寺前。橋曰潮音。水清則有蚌浮水面吐珠。人皆見之。每風雨。即有蛟龍來攫。禾樂中。夏中靖治水。至湖宿寺中。夜有神。黑衣白裏。率一美女來見。公不爲動。徐訴曰。久宿於此。歲被隣豪。欲奪吾女。若得大人一字爲憑。即彼懾伏。永不敢動。公書一詩與之。中有蚌傾心之句。神拜領而去。未幾。公至吳淞江。有金甲神來訴。以聘一鄰女。已久。無賴嫌大人手筆。抵塞不肯嫁。請汝川公。親自視之。金甲神甚悔。冉冉而退。公因信曰。是女也。

厭蚌珠之仇也。驟於海神。次日大風雨震電。有一蛟死於錢溪之北。續雜小品

鄭瑩性至孝。爲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沈寃澤物。乃以此不義之物汙我邪。卽封還。以書責之。瑩欲見其父不可得。以父爲教職。居間因秋闈。需典試者。謀於僚友。往聘其父。父怒。復以書誚讓。瑩捧書跪誦。惶恐無地。後爲府尹。益勵其操。歷進兵部尚書。卒死。土木之難。座右編

莆田翠渠周公瑛。知廣德日。有道士作法。能使童子自舞。公摘樹葉置童子懷中。戒之曰。汝第舞。但樹葉落地。

管汝矣。於是道士百計作法。童子凝然不動。蓋童子心以守業爲主也。以是見人心有主。則不動。仰山陸錄。吳希賢拜檢討。預修英廟實錄。有貴家子冠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拒之。曰。苟爲此。他日何以見董狐於地下。玉堂叢語

世稱丘文莊不可及者三。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爲中官作。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僅得張淮一閤。邸第始終不易。廉靜三也。全上

錢鶴灘請告。門生有守維揚者。遣使迎公。越期不赴。後始一至。諸大賈爭先迎謁。公曰。病夫來看廣陵海。差有起色。并一問瓊花消息耳。無心跨鶴也。遂潛去。太守追

之不得。庫右編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闕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後渠雜識

郭威襄公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靡不通曉。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嘆曰。廷臣若郭登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迪吉錄

寄園寄所寄卷二

卷二 寄王

薛文清爲御史時。每至三楊門。止投刺而去。二楊慕其爲人。恨不得一見。後訪於朝班中。誰爲薛御史。始識其面。王堂叢語

予由交城令。以平寇功。陞部屬。服闋。赴補。寓家掌科。兄爾合邸中。未出門投刺。魏少司農象樞。過兄邸。闢者辭曰。家主衙門未回。魏公曰。我非拜爾主人。我欲識我司官面耳。步入門。直進後園。予衣冠出見。坐未定。公笑曰。老父母爲做省建不朽功業。學生以爲年大矣。今見丰采。深爲朝廷得人喜。茶未獻。卽別。絕無一語寒溫。及補戶曹九卿會議時。堂官派予與余公國柱主稿。米上進。陳少宰致永忽高鑒曰。誰爲吾鄉

起天羽者。梁大農清標笑拈手曰。此君是。少宰欲容起。揖曰。弟今日方識荆也。李相國蔚謂大農曰。天羽老成練達。浮沉郎署。我輩不能辭貴。大農致其語。予對曰。司官練而不達。老而無成。得半止耳。

張昂字仲明。慈谿人。成化中以進士治鉛山。邑有父子訟者。繫於獄。諭以天性。旬日出之。父子相持大哭。抱頭去。邑故多淫祠。民有以腐肉繫大樹杪。鴉群噪盤旋其上。因以爲神。一時趨者成市。侯伐樹乃止。有妖巫換魔魅之術。壓殺多人。公鞠之。得其情。撲殺。投諸河。諸淫祠不在祀典者。悉毀之。山中有寡婦子。以採薪爲虎所傷。公以朱書尺一齋戒。約城隍五日內必驅虎伏辜。不然。

廟當毀。果有二虎如約來。侯曰。無辜者去。其一虎遂去。
一虎伏於庭。侯善射。引滿三中其首。殺之。有民白晝忽
爲雷所擊。乃鄰悅其婦。利夫之死。僞爲雷神。公廉其實。
置之法。後以治行。徵南臺御史。民尸祝之。聞其子孫代
有興者。西日錄

孫繼先。孟縣人。以御史髮居。嘗乘馬之里社。逢路人。指
公前有緋衣婦人却行去。曰。孫御史來。吾不敢過。王縣
界。公馳馬卽之。入於牛羣。迄不見。明年民病頸癰。自山
以西死者數十萬。獨孟不被疫。人以此甚奇之。勇懷小

羅念菴父諱循。字昱善。嘗如白河。泛商舟。泊襄陽放舍。

有來奔者。佯若不論意。促之出。曰。此非子宜留也。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出棧道。邾亭亭長告曰。惡地不可留也。時已昏黑。不得已居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婷婷來坐榻上。意其奔也。不之符。遂熟寢。少頃從者作甕語。起問之。已爲鬼所侵。返視戶。戶固扁也。明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公。公福德未可量也。全

邢如約。臨邑人。有度量。俗忌三足蟾。見者不祥。邢幼從群兒之堪莊。獲蟾。掣搦良久。釋之。卒不爲祟。一日雷電風雨晝晦。有神人長十餘丈。冠黃金。朱衣。白簡。鬼物從之百數。麾幢鼓角。震耀耳目。邢匿牀下。神人曰。當生者

生當死者死。君何藏之深也。示之符。雕篆字隱隱見。若
富貴壽考。大昌厥後者。稽首謝。歷三日。硫黃氣滿室中。
朱書龍蛇狀。盈几。不可識。夏日。與友之宿安店。月明熟
臥。忽有聲若雷。從地起。友人墜榻下。那臥自如。今上
王海日華。十四歲時。讀書龍泉山寺。舊有妖祟。富家子
數人。豪俠自負。莫之信。素侮寺僧。移入信宿。妖作。多有
傷者。寺僧因復張皇其事。衆皆失氣。狼狽走歸。公獨留
居如常。妖亦旋止。僧咸以爲異。假妖試之。每夜分。輒登
屋號嘯。或投瓦石。撼臥榻。或乘風雨雷電之夕。奮擊門
墮。僧從壁隙中窺之。方檠燈端坐。神氣自若。輒私相吹
呶。然益多方試之。月餘。技殫。因從容問曰。向妖祟諸人。

皆破傷。君能獨無恐乎。答曰。吾何恐。僧曰。諸人去後。君更有所見乎。答曰。吾何見。僧曰。此妖但觸犯之。必露怪狀。求勝。君安得獨無所見。公笑曰。吾見數沙彌爲祟耳。諸僧色動。疑覺其事。因佯謂曰。此豈吾寺中以過諸師兄爲祟耶。公笑曰。非是。乃見在諸師弟耳。僧曰。君豈親見吾儕爲之。但臆說耳。華曰。吾雖非親見。然非爾輩親爲。何以知吾之必有見也。寺僧因具言其情。且笑且謝曰。實以此試君。君天人也。全上

正德時。李西涯於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乃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違教下。屢更變故。雖常貢書。然

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言非與。彼朝夕獻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如。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死。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割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於衆。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楫不覺狂悖下目之至。李得書淚下。王堂叢語。

許穀字仲貽。上元人。嘉靖乙未會元。歷仕南京陞何賓卿。以入言罷歸。仲貽負時名。盛年巖屑三十年不通一

字於政府。縉紳至汴京。都造門求見。不一報謝。曰。此鄉
前帶里居之法。不敢變也。日以賦詠自娛。所得賣文錢。
投竹簞中。客至採取之。沽酒酣飲。窮日月不倦。年八十
有三。自爲行述。甫三日無疾而逝。列朝詩集

先京師解一木妖神來就訊。曰神在御園爲祟。上歷舉
諸大臣名。皆不懼。惟云送南京海瑞處。則無聲。非非庵
錄

魏忠賢欲招仕籍姓魏者爲宗譜。人爭以帝姬之分事
之。惟給事魏大中毀其帖以絕之。助教魏浣初不通名。
猶遂除令曹。歷錄

鏡中寄

廉介

貪夫徇財廉者貴焉廉美德也顧廉則必刻
則使萬物無所容漸入刑名之學潔以處已稱
物平施君子哉

吉水羅汝敬宣德中以工部侍郎兼翰林修撰出使交
趾會一僕死交趾王範一金人與僕身畧等用以償公
公拒不納永化續編

吳思恭爲御史時巡歷貴州回三司遣人賞饋黃金百
兩追至夔州思恭却不受就題其封上曰蕭蕭行李向
東還要過前途最險灘若有賊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

波間

充山堂外紀

葉宗行令錢塘。按察使周新風采嚴重。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無長物。惟篋澤銀魚。靴一累。新嘆息。醵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出三品饌。仗導之歸。宗行辭不許。曰。此位可至。奚辭焉。時呼錢塘一葉清。昨非菴集

宣宗幸史館。撒金錢於地。命眾取之。學士李時勉獨立不動。上嘉歎。親取袖中餘錢賜之。正堂叢語

于謙籍其家。惟上賜監甲袍帶。裕陵追悔。秦紘籍其家。止黃絹一疋。英宗動色。此清之鑑。主上也。魏驥見王振。惟怕一方。振不之較。張泰遺劉瑾。止土塢。惟叩之而不

蓋此清之總督人也。說略

張尚書邦奇李公東陽門人也。一日待坐。有興化守推亦公門下上。以覲事至京。絨兩帕。四騎令從吏覲公。公曰。弱以衆翰固可。但多怕祭何。吏頓首於庭。乃啓絨取扇而歸其帕。公致政後。遠菴楊閣老載酒肴過懷麓堂爲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器耶。遠菴有慚色。玉堂叢書

東山劉公爲廣東方伯時。慶中官庫有一項羨餘錢。自來不上帑簿。舊任者皆取去以克囊篋。相襲爲固然。公初至。發庫藏。庫吏以故事白公。沉吟久之。乃大聲呼曰。劉大夏平日讀書。如何遇此一事。沉吟許時。誠愧古人。

乃命吏悉附簿作正支毫無取

全上

劉東山司馬語蕭聰曰。正統間。先君爲御史。在京。有鄉
先達過焉。問余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
在。曰造在鄰家磨麵去矣。乃竟趨入。徧視家中所有。遂
詣寢室。見床上惟蒲席布褥被而已。喜曰。御史所撻苦
此。可稱其職矣。旣去。先君回。余白其事。先君曰。此必鄉
先生某少卿也。其爲人高脫中。復有緼密。故觀人於所
忽如此。道慈集

史秉直承潯人。築室發土。得銀數萬兩。嘆曰。財者人之
命也。何可獨享。遂遍周貧乏。後遇歲凶。出粟八萬石賑
饑。未幾盜賊蜂起。復散家貲設防禦。鄉里得全。有司上

聞賜官立坊壽九十四

臣等錄

壬辰會元林先生春其父故漕卒家貧善養其母往往至日中不能炊先生拾穗行歌無怨色後官吏部卒於邸檢之囊中僅得銀四兩幾無以殮可謂終始一節者大學士張王陽賞其卷批曰布帛菽粟之文必是篤行君子張可謂知人已開雁齋筆談

萬公士和知饒時唐先生贈以雙磁罍曰夫饒非之磁而吾以磁贈知君不取磁於饒也公服具言王堂叢語

嘉靖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是占業葉南巖家居官罷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葉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要取一錢豈因里僧破戒耶

乃訓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今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某之子孫。超然獨免。座右編

軒輓爲浙憲司。四時一布袍。每日惟蔬食。天順時擢大司寇。請告陸辭。上問曰。昔浙中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乃是汝乎。公頓首謝。清忠錄

海瑞嘗南冢宰。以幣物爲賀者俱不受。報名紙用紅者亦以爲侈而惡之。鄒元標以青蚨三十文入賀。出諸袖中而見之。喜曰。如此方足。愛之。過數日。置酒酬鄉。惟餽

四五。市餅一盤。酒數巡而已。地吉錄

海忠介公瑞。令淳安時。官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白贍。江水之外。無關淳安者。胡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海無加饋。胡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臣等錄

樊知縣毅曰。吾歸囊貲僅五千耳。金繪不及一千。王司訓輔曰。勿謂學官貧。吾積俸併諸生餽遺。亦有六百元。樊意恨六千爲少。而王且喜六百爲多。迨其後也。樊三子不相容。分異六千金。買田築室。悉與三子。子疑父有餘藏。輒不顧養。樊田數畝。自衣食焉。未穀而糶。未絲而賣。門無三尺童子。客至老婢供茶。恒戚戚焉。及卒。墓不

成禮。諸孫皆更替不輟。王四子伯仲治生。叔季居庠。同居養父甚懽。暮年惟花竹爲樂。客至留飲。盡懽乃已。無日不開口笑也。子若孫皆置通顯。家聲駸駸未艾。文峰格言

楊東山守吳。其母羅太夫人。嘗於園圃種芋。躬紡績以爲衣。東山月俸分以奉母。夫人忽小疾。旣愈。出所積俸曰。此長物也。自吾積此。意不樂。果致疾。悉以謝醫。則吾無事矣。平居首飾止於銀衣。止於布絹。生四子三女。悉自乳。曰。儼人子。以哺吾子。是誠何心。座右錄

李遠。卷居官清苦。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曉出遠卷之門。同官南京數年。歲時只一寒溫而已。一日侍坐旣久。有

一布鞵在袖。逡巡不敢出。還巷問袖中何物。鄭曰。曉妻
子手製一布鞵。送老師。遠巷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
此而已。臣緊案

王九臯自遼東還朝。餽送一無所受。內官與同事持明珠數顆餽之。固辭。內官曰。公於他餽不受可也。我之餽
不受。有死而已。九臯不得已受之。密綴衣領間。人無知
者。居數年。內官死。其猶子不敢見。使人召之來。曰。何不
買第宅。對以貧。遂解珠與之。曰。值千金。饒置地也。全上
王恕巡撫雲南。不犂僮僕。唯行竈一。竹食籬一。服無紗
羅。曰。給唯豬肉一斤。豆腐二塊。菜一把。醬醋皆取土家
給狀。再無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隨行。恐致子民嗟

怨。是以不恤衰老。單身自來。意在潔已奉公。豈肯縱人
壞事。人皆錄其詞。而焚香禮之。後巡撫雲南。回錢塘。吳
誠代之。太監錢能。遣都指揮吳亮。迎宴於平曠。亮曰。能
問這巡撫比玉某何如。亮曰。這巡撫十分敬重公。大與
玉某不同。能微笑曰。玉某只不合與我作對頭。不然。這
樣官兒。只好與他提草鞋。秋山偶筆

兩廣流賊亂。廣東副使毛吉殺賊戰死。初吉出軍時。給
官銀千兩。克軍餉。委官徐文司之。已費及半。文憫吉死
無歸。以所餘銀密授其僕。俾爲喪具。是夜僕婦忽出中
堂。據正席坐。舉止如古狀。顧左右曰。請夏憲長來。舉家
驚惶。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吉受國恩。不幸死於賊。

固無餘憾。但徐文所遺官銀已付我家僕。我負汗哥于
地下矣。願亟還官。毋汙我言。里忽仆地。少頃婦甦。處右

吳相國姓云。袁繼成。秘衆。携一僕赴京。予揭俸贈之路
費。曰。敢以清俸。用佐廉儉。繼成辭不受。諸生泣送於途。
汾州孝廉曹良直爲執鞭弭。送至京邸。范廷輔語予云。
袁僉事臨行。簡囊止兩破籠。內同鄉送行銀盃二器。舊
員領數套。書數本而已。此外併無長物。學租皆發賑貧
生。及置買學田。其清如此。憶記

徐孝祥吳江人。隱居好學。後園見樹根一次塌陷。諦視
之。下有石鑿。啓之。皆白金也。亟亟揜之。一毫勿取。人無

知者。幾二十年。值弘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適啓其穴。物皆如故。曰。取數錠收糴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乃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纖銖無犯。秦氣錄

張獻忠殺城再叛。口置書於壁以告楚人。白已之叛。總理使然。具條上官名氏。而列所取賄之月日。多寡於其下。且曰。襄陽道王瑞廟不受獻忠錢者。此一人耳。問者愧焉。明倫彙編

鏡中寄

寬厚

人有市鹽者其廣闊同而一則千金一則五百以其厚倍也矯人情而過爲卑下固自不必若以厚爲繩終身當以之矣

崑山王英。洪武初授山東道監察御史。上特命署都御史事。大書敦厚王英四字揭諸殿柱。居鄉尤率易。嘗微服入郡城。時禁庶民服靴。門者縛英。英笑曰。吾官人也。顧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亦不色怒。邑令盛設酒饌邀英。辭之。竟赴鄰翁飯。或怪之。英曰。鄰翁貧。治具不若令之易也。臣鑒錄

或問夏原吉公。豈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終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嘗不自學來。崖右編

楊公肅有厚德。爲景皇帝宮僚。居京師。乘一驢。鄰翁老而得子。聞驢鳴輒驚。公遂溺驢。徒行。天久雨。鄰垣穴。漬水公舍。家人欲與競。公曰。雨日少。晴日多。何競爲。金水河橋成。詔簡有德者試涉。廷臣首推公焉。王常農語

景泰時。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于忠肅公謙薦。超陞侍郎。未幾伺于公過悞。密奏毀之。時景帝信任方事。召謙入內殿。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勿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何事。公笑

曰。老夫有不是處。當爲面言。何忍至此。出奏示之。俾

賡無地。史補

維泰字世隆。爲宣府巡撫。歸家訪其舊友王生。時生已棄士業農矣。遇諸塗。謂曰。維泰乃不念貧賤之交乎。倘不棄予。約期訪汝。至期。生布衣毳毳。背隻鷄。持瓢酒至。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直受不辭。臣鑒錄

岳正字子方。爲翰林修撰。英宗甚重之。嘗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後謫戍於邊。自題其像曰。好箇岳正。只是大膽。從今以後。再敢不敢。公性不能容人。或謂公曰。不聞宰相腹中撐舟乎。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奇志錄

陞五台。掌吏部。朝覲時。考察羣吏。一縣官大呼曰。五台老矣。胡不自休。食位固能阻塞賢路。五台不怒。不辯。第曰。少年人。亦不可無此氣概。竟置其人平等。衆服其量。

錄

魏尚書驥。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纜而行。御史怪問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尚書歸老。蕭山魏驥。御史惶恐謝罪。

奇從錄

人有被橫逆而欲報復者。問于葉子。葉子曰。天方助桀。胡可與爭。犬自吠堯。吾則何與。急而擊之。在我多費博浪之椎。徐以制焉。在渠自有烏江之劍。況彼之時跳。有識者已鄙其狂。而我以安閒。無知者亦服其量。使丙夜

而深思乎。彼之令羞其將何解。卽終身而不報乎。我之得勝亦已多矣。此一時曉解之語。可以銷世人許多不平之氣。書鼎說鈴

吳公琳入吏部。以致仕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一農人坐小几。拔秧布田。貌甚端。使者問曰。此有兵尚書。其家何在。公歛手對曰。琳是也。使白狀。上重之。復召爲原官。座右編

福建叅政吳昂。海鹽人。少時聞海寧祝先生華。履方篤行。以員外郎家居教授。昂短褐草鞋。負書往從。就河濱濯足而進。祝先生許其人。欲試之。曰。生來晚。書舍滿。無所置生。惟一牛屋。幸無牛。生寧得居乎。昂欣然解衣。共

先生家人掃除。受祝先生書。坐牛屋中。日夜誦不輟。冬
夜一敗絮袍。時解與所貸老奴更相衣。或周走室中。跳
踴却寒。歲暮歸。祝先生贈米布。要明年復來。除夕上母
壽訖。即走百里詣祝先生所。元旦方啟門。吳生儼然進
謁。拜罷復請受書矣。後昂既貴。聞祝先生死。奔赴喪次
哭踊。執心喪三年如子。海鹽縣志

曾文恪公鐸爲孝廉時。屬遠行。遇雨雪泥濘。夜止旅舍。
憐其僕寒苦。呼臥之衾下。因賦詩云。半破青衫弱稚兒。
馬前怎得浪驅馳。凡山父母均爲子。小異間閭我却誰。
事在世情皆易忽。恩從吾幼未難推。泥途還借來朝力。
中縮相加莫我疑。今人於此僕能堪。馬背不啻牛馬同。

能恤其饑寒勞苦哉

蘇子

沁水劉司空公東星歷官三十年。衣屨布衣。以貴倨態。一日散步道周。適負販者。蹶路於地。其人呼公起之。公爲助臂而出。詣海行數步。方知爲公。亟回謝罪。公笑遣之。起漕河日。偶憩門巷。二騎士捧檄至。謂其田父也。揖曰。掌家何在。公諾而入。使出召之。騎士一見。驚伏請罪。公曰。無傷也。若安得識乃公。其子用相赴淮上省。止。携兩僕。跨一蹇。旅舍陵侮之。忽見髮中金佛像。謂爲妖人。執詣豐令。僕始吐實。令爲負荆謝飾。與馬。麾不受。仍策蹇而行。

全上

阮恕字伯實。嘗赴長沙善化任。中途宿窮谷間。有商士

數人先在焉。從吏與爭鬻。恕爲杖其吏。且慰撫之。吏退。語曰。有官如此。何以仕爲。恕亦不介意。及曉。商來謝曰。某等竊疎。感公弘量。夜半倘有少喧。官且安寢。恕唯唯。比夜半喧甚。恕戒僕堅扃以待。俄而寂然。起燭之。殺人縱橫。乃強寇也。恕以罪掩血。潛出。逆行十餘里。天明乃回。故處。官吏捕盜方急。是夕脫命。毫髮人謂寬厚之報。客中集

宋采庵繻爲吏部尚書。至長安街。有老婦著面衣乘驢不下。從者誤爲男子呵之。老婦大詬曰。我住京師五十餘年。見了千千万萬希罕。你這蠅子官兒。宋至部。語同僚笑曰。官亦不蠅子矣。此婦人眼孔大。所謂見慣軍閥。

事也。若深山窮谷人。見一頂紗帽。便戰慄失措矣。座右

憲副金公世龍。謝病家居者數年。一日郝明府以賢士夫見問。予首舉公。明府不知吳中有此士夫也。夫官至四品。居城市。而能使郡邑大夫不知名。此亦今時絕無而僅有者。全上

太宰漁石唐公。致政家居時。出入惟徒步。陳大叅良模說之曰。翁官居八座。年踰七旬。天下大老也。孔子曰。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翁學孔子者。而顧欲過之耶。公曰。固然。第吾楓山先師致政歸。祇是步行。未嘗乘轎。迺臣朴菴公。名拯及竹澗潘八。希曾俱守此禮。吾安敢違

王堯叟語

曾鶴齡會試日。與浙中數舉子同舟。率年少狂生。談論鋒出。曾爲人簡默。在坐若無能者。各舉書中疑義問之。曾遜謝不知。衆皆笑曰。凡夫也。偶然預薦耳。遂以曾偶然呼之。既而衆俱下第。曾占榜首。乃寄以詩曰。捧領鄉書謁九天。偶然趁得浙江船。世間固有偶然事。豈意偶然又偶然。嘉山堂外紀

羅念庵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澄心小錄

羅洪先作鼎元時。外舅曾太僕趨告曰。喜吾婿幹此大事。羅面發赤。徐對曰。丈夫事業。更有許大在。此等三年

一人奚足大事也。是日猶袖米偕何黃二公聯榻蕭寺中講學。全上

史良佐南京人。爲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尙書誤却。曰尙書何如。曰尙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起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不問。倪尙書者。謂文毅也。
拜史

徐存齋年未三十。出翰林督學浙江。一士子文中用顏

苦孔之卓。徐勣之。批云杜撰。置四等。及發落。生將領責。執卷進云。太宗師見教誠實。但此語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蚤。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遺愁集

唐一庵與衆友夜話。將寢。問曰。此時還有事須料理否。衆曰。無。一庵曰。夜寒。吾輩飲酒樂甚。從者尙未有寢宿處。焉得不與之料理。有官人夜飲溫室。語人曰。今冬溫煖若是。時令不正也。從者於門外頓足曰。外間時令却正。白處富貴。可不念人饑寒勞苦哉。聖右編

叅政吳昂家居。嘗駕舴艋入郡城。遇兩措大舟適相觸。齧怒遂昂止。昂布衣襤褸。局促舟中。舟中又無他供具。

逆揣爲農庄人。要挾之欲令出錢償禮。其過謝乞至西
門湯別駕家行貸。至則別駕大驚。顧兩生何得辱前輩
乃爾。兩生慚沮。昂貸錢固償。兩生謝之愈恭。徑歸。海鹽
縣志經

尙書與一孝廉園相近。百計賺之。孝廉一日立券送尙
書。後題一詩曰。乾坤到處是吾身。機械從來未必真。覆
雨翻雲成底事。清風明月冷看人。蘭亭祿事今非晉。桃
洞仙人昔笑秦。園是主人身是客。問公還有幾年春。尙
書慚甚。亟返其券。蘇譚

文待詔徵明。性不喜聞人過。有道及者。必巧以他端易
之。使不得言。終其身以爲常。春氣錄

江右萬拙菴。趙厚好行德。一生怕見官府。子衣成進上。授刑部主政。公布衣小帽。不改其常。趙覃恩受封。冠帶謝恩。拜祖先畢。卽珍藏之。仍舊衣帽。鄉人訝曰。今受榮封。巾服何妨。曰。此我鏡中面目。我安我山農之分。勿復相苦。世俗子爲官。稱其父爲老爹。僂呼之不應。曰。我自萬拙菴。不敢當老爹。故不應。比部奉命恤刑南湖。乘便歸省。有衡陽囚欲脫罪。家屬携重貲。乘起行投轎中。視之千金也。繫其人發黃梅縣。金貯庫中。公駭相謂曰。其人本爲戍罪。今羅比。不滋重耶。蓋釋之。比部唯唯。釋其人。還金而去。虛右編

王元美爲北部郎。嘗與蔡子木。徐子璠。吳明卿。張肖甫。

謝茂秦飲。謝時再遊京師。詩漸落。子木數侵之。已被酒
高歌其夔州諸詠。亦平平耳。甫發歌。明卿輒解。解聲
與歌相低昂。歌竟解亦止。爲若初醒者。子木面色如土。
子與復與子木論文。不合而罷。後五歲。子木以中丞撫
河南。子與守汝寧。明卿謫歸德司理。張肖甫謫裕州同
知。皆屬吏也。子木張宴備賓主。身行酒炙。曰。吾烏得有
其一。以慢三君子。尋具疏薦之。堯山堂外紀

相國朱國禎。萬曆戊戌主會闈。得一卷甚佳。以策犯國
禎字棄去。太史陳如岡房一卷。亦以如岡如陵句犯其
名兒棄。識者每嗤其刻。野乘

順治乙未。余會試已僑。以文中有而不子人。以可托

句。但房官于可托諱。見則已酉。余分校山右。首題先
有司三句。有吉士彙征語。因犯余名。房考棄之。余曰。
勿疑也。果通關節。何以名爲。第呈堂。余當力爭之。因
獲第二。登榜爲文水副訓導。聯捷去。夫傲窓雪案。決
科三場。乃以無心之語。避嫌而棄人才。念及昔年辛
苦。能不汗淚。衡文者念之哉。

歸德侯司成格。以忤魏璫罷歸。里人鄧生者。婁人也。擗
小嫌。詬公。謂若乃養馬。而我職弟子員。冠儒冠。公門下
奴客。忿。欲毆鄧生。公大笑。悉召之。與飲皆醉。鄧生乃免。
當是時。忠賢實欲殺公不已。曾誅死。而公復起爲庶子。
鄧生大懼。更詣公。汗浹背。前匍匐謝。公又大笑。援起之。

徐飲以酒。一無所問。壯悔堂集

李象山先生柱明。滇之阿迷州人。壬戌進士。授京倉度支。普名聲賂魏璫。負官。取同鄉印結。公知其反狀。不從。遂逮獄。普聞之。火其廬幕。居常必糲食。薦草則安。若冬着綿。米稍白。則病。囊具蕭然。破帽短衣。畦菜金陵。漢西門。值左轄山東孫肇興。是其年友。騶從訪之。公負鋤不顧。曰。想另有李柱明。我非也。座右編

江夏賀對揚先生爲廣文時。體恤兩明經寅友。備至。諸生問字者。毫不計修脯。而於兩齋則惓惓論以從厚。語人曰。余致敬同寅有故。一與家嚴同庚。一與家慈同歲。儼然父母。式臨其上耳。晉秩宗伯。寓所僕從僅三人。皆

諸生時所服役者。其標封字皆細楷。柳公權云。心正則筆正。伊川云。寫字亦有正心誠意之學。先生有焉。全上賀相國致鄉親戚友書中一段云。據今日耳目觀聽。豈不謂逢聖閣員矣。乃逢聖固自有根本不可忘者。高曾以上。事不及知。先大父大母。前嘉靖乙巳度荒年。三日僅黃豆一升。歲除一毋雞。易米二升五合。先中憲所刊祠堂對聯。當年雞豆休忘念。此日兒孫勿忘恩。逢聖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祖父母之澤也。先中憲赤貧諸生。授館四十年。每歲正月朔六日始。十二月廿四日止。一領青布直衣。坐處方方一塊藍色。先恭人讓居於嬖。周旋教。凡臥室中。下濕上漏。炊爨即在床前。烟薰眼淚。逢聖

頃喇不能言。今日不念。是自絕其父母之澤也。卽逢聖
戊戌館於鍾祥。己酉館於嘉善寺。或禦冬以絺。或六月
薦草。癸卯曉擲。則先日絕糧。丙辰報至。則深夜丐酒。今
日不念。忽作兩截人。是自絕其子孫之緒也。念之若何。
亦曰罔敢作業而已。不作業若何。亦曰救得一物是一
物。救得一事是一事而已。救之若何。亦曰服膺先中憲
之訓。餓死事小。家中沒飯喫。寧用米磨羹度命。切不可
錯動了念頭而已。不錯動念頭若何。亦曰公門無一字
之干。本宅無生事之僕。錢糧無分毫升合之逋欠。馬遞
水驛。不往索一騎一舟。山場湖地。不討管一尺一寸。大
江上下。無營運裝載之一船。其或非意相加。則力誠子

孫閉門謝過而已。此極猥瑣事。逐聖何臚列乃爾。先正
有言。孝子一步不怠。親積之成大孝。忠臣一事不顧私。
積之成純忠。廉官一銖不苟拾。積之成清白。烈女一笑
不聞音。積之成貞節。天下事皆起於微。成於慎。微之不
慎。星火燎原。蟻穴潰堤。吾畏其卒。故惴其始也。昨非菴

鏡中寄

見色不亂

色之移人甚矣哉。蘇屬國苦節十九年，不能不生子異地。況其他耶？然欲忍人所不能忍，乃爲傑士。青娥紅粉，安在不可以試人品。

王敏，字進德，定海人。嘗與友人讀書空舍中。夜半，鄰女叩門求宿。其友欲納之。進德拒門，厲聲曰：「吾在此。」誰敢入我門。因疾呼使聞於外。女媿不敢出聲，遂去。鎮將聞其清介，欲試其所爲，召使飲酒。幃婦人於偏室，酒酣，以之鑰門以去。進德入見婦人，大呼排門取脫，爲乘之逃還。洪武時，以太學生拜監察御史。積人鏡陽秋。

曹文忠公龍爲泰安典史。因捕盜獲一女於驛庭。色甚艷。欲就公。公奮然曰。處子可犯乎。取片紙書曹龍不可四字火之。終夜不輟。天明召其家。頤去。後大廷對策。忽飄一紙。有曹龍不可四字。遂文思沛然。狀元及第。臣鑒錄

秦君昭少年遊京師。其執友鄧君載酒祖餞。旣而昇一殊色小鬟至前。令拜秦。因指之曰。此吾爲部主事某人所買妾也。幸君便航。可以附達。秦弗敢諾。鄧作色曰。縱君自得之。亦不過二千五百緡耳。何峻辭乃爾。秦勉強從命。迤迤至臨清。天漸暄。夜多蚊蚋。內之帳中。同寢。直抵都下。置舍館主婦處。持書往見。主事問曰。足下與家

春來耶。曰無有。至事意不悅。隨以小車取歸。踰三日。謁謝曰。足下長者也。昨已作答簡報許鄧君。且使知足下果能不孤付託之意矣。遂相與痛飲。盡歡而散。後秦之子孫咸至顯官。不可不可錄。

一少年嘗淫於色。後悔之。欲絕其端。屏居精修。數年而歸。有先所識女。遇之途。怪問曰。我昔年某。不顧我何也。答曰。我非昔年某矣。不顧也而去之。七克

德默者國王也。有兩寵臣。未察其心。令傳語其后。其一還。王問曰。爾視后何若。對曰。傾國傾城。絕世獨立。其一還。王問如前。對曰。王命臣傳語。弗命視也。徒聞其言。亦溫惠矣。王大喜。厚賞任用之。謂先一臣曰。汝目不貞。汝

心亦爾矣。遽遣之。全上

陸公容少美風儀。天順三年。應試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容寢。容給以疾。與期後夜。女退。作詩云。風清月白。夜窓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達明托故去。是秋領薦。年二十四。登進士。官至參政。詳錄

沈特貶筠州。售一幼妾。携與俱行。七年後歸。呼妾父母。使嫁其女。仍是處子。有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歸來誰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懷炭婦羞。鐵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這却風流全州李文質。方方正自湘江買月歸。有妾

女子來附舟，不能却。舟窄，天曙，同宿帳中。女窮途失伴，自度不能免也，而李毫不動念。行三日，旁晚，將泊矣。李因女在舟中，圖速返，促其夜行。舟忽破，衆急登岸，謀投近山寺中暫宿。且燎衣。比紆折至寺，隔牆有婦人喊哭聲。衆碎戶入救，則李妻也。詰其故，李妻聞母病，同女婢往視。因晚爲姦，僧掠入。欲行強姦也。稍遲一刻，則必被污矣。登心集

鎮江斬翁，踰五十無子。訓蒙於金壇，其夫人鬻釵梳，買隣女爲侍妾。翁以冬至歸家，夫人置酒於房，以隣女侍。告翁曰：「吾老不能生育，此女頗良，買爲妾，或可延斬門之嗣。」翁頰赤俛首，夫人謂已在而翁報也。遂出而反扃。

其戶。乃翁繼起戶已閉。遂踰牆而出。告夫人曰。汝用心良厚。不特我感汝。我祖考亦感汝矣。但此女幼時。吾嘗提抱之。恒願其嫁而得所。吾老又多病。不可以辱。遂憐而還其女。踰年。夫人自受姪生貴。十七歲發解。明年登第。爲賢宰相。座石編

廣東張連寇亂。書生汪一清被掠。見獲一婦至。則同學友人妻也。因給賊曰。此吾妹也。請無污以待贖。否則吾與妹俱碎首於前矣。賊因同閉之一室。晨昏相對。日月始得贖回。曾未及亂。迪吉錄

南京某生赴試日。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女年及笄。見生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令婢授意。

於生言父已他往。期於是夕相會。生懼損陰德。不敢詣。同寓一友素輕狂。竊知之。乃僞爲生赴約。其婢暗裏能辨。引之入。女相與歡寢。倦而熟睡。適揮使歸。見門未閉。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於官。明日榜發。生登首選。因告人曰。使我若輕狂。已登鬼錄矣。不可不

錄

漢陽諸生蔡某。小試甚利。後值科期。不肯入場。友人強之再三。乃曰。吾少時讀書某處。隣有好女。每浴時。常隙而觀之。自是每入場。雙目輒朦然不見。出則如舊。諷

側筆